



魔术师VS女祭司，命运之轮VS末日审判

塔罗牌诡话

蓝泽 ◎著



珠海出版社

◎ 异度空间

塔罗牌诡话

蓝泽◎著



■ 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罗牌诡话/蓝泽著. —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2010.6
(444异度空间·第15辑)

ISBN 978-7-5453-0368-1

I. 塔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87338号

塔罗牌诡话

蓝泽 著

策 划：光 南

责任编辑：帅 云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地 址：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：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：519000

网 址：www.zhcbs.net

E-mail：zhcbs@zhcbs.net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44.25 字数：600千字
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

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53-0368-1

定 价：69.00元（全三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001/ 第一章	恋人 (The Lovers)
009/ 第二章	月亮 (The Moon)
019/ 第三章	塔 (The Tower)
029/ 第四章	隐者 (The hermit)
039/ 第五章	星星 (The Star)
051/ 第六章	倒吊男 (The Hanged Man)
061/ 第七章	魔术师 (The Magician)
073/ 第八章	世界 (The World)
085/ 第九章	命运之轮 (The Wheel of Fortune)
097/ 第十章	正义 (Justice)
107/ 第十一章	力量 (Strength)
119/ 第十二章	恶魔 (The Devil)
129/ 第十三章	皇帝 (The Emperort)
139/ 第十四章	节制 (Temperance)
149/ 第十五章	教皇 (The Hierophant)
159/ 第十六章	女皇 (The Empress)
169/ 第十七章	战车 (The Hierophant)
179/ 第十八章	太阳 (The Sun)
189/ 第十九章	死神 (Death)
199/ 第二十章	愚者 (The Fool)
209/ 第二十一章	女祭司 (The High Priestess)
219/ 第二十二章	审判 (Judgement)

目



录

第一章 恋人 (The Lovers)

恋人 (The Lovers), 6号牌, 关键词: 敏感。

世间的爱情并非都是美满的, 恋人们最敏感、最容易受伤。究竟谁对谁错, 其实说得清吗?

亚特兰中心是集旅游休闲、新闻中心、电视节目制作以及卫星传送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酒店。中心楼高十一层, 房间二千五百三十套。它位于首都西长安街复兴门段, 毗邻西客站、中央电视台、军事博物馆, 地处天子脚下, 交通便利。

此刻, 下一届的电视台广告招标正在亚特兰中心举行, 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云集于此, 说是豪门夜宴也并无过分之处。

杯影交错、纸醉金迷中, “标王”的争夺也拉开帷幕。

这是紧贴《新闻联播》后的第一块五秒的广告位, 从拍卖开始, 人们便频频举牌, 致使标价一路飞升。

突然, 一个身穿蓝色长裙、靓丽动人的女子站起身来, 举起了一亿



元的高价牌！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林氏集团的少总裁？”

“听说她父亲病了，所以这次招标才由她代为出席的。”

“她叫林依，一个月前刚和皇后集团总裁的弟弟订婚。”

有人说到“皇后集团总裁的弟弟”的时候，不少目光又都落在了林依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身上。

男子身穿黑色裘皮大衣，脚蹬黑色军靴，金发齐耳，左耳上有一枚晶莹剔透的蓝色耳坠，肩膀上更趴着一只凶恶丑陋的青绿色大蜥蜴，时不时吐出一条分叉的鲜红舌头，还戴着一副墨镜。

人们看不清这位“未婚夫”的面容，他也只顾自己喝酒，对未婚妻的高价竞标毫无反应。

但他身边的一个礼仪小姐却脸色发白了，因为她分明看见这位“林依未婚夫”一手拿着高脚杯，另一只手却放在皮裘中，正旋转着一把“幽狼”冲锋手枪。

“妈呀，今天活见鬼了！怎么连中心大门口的感应器都拿他的枪没办法？”礼仪小姐不敢出声，额头渗出了汗珠，一双娇嫩的小手也不停地哆嗦。

这个时候，几句议论声传入了礼仪小姐的耳朵里：“他是道上的太子。”

“他已经率领暗黑行会统一了东南江湖。”

礼仪小姐的脸色由白变青，青得就像是黑道太子肩膀上的那条蜥蜴。

也许是被一亿元的高价吓倒了，林依举牌后，很久都没人跟上来。所有企业家的大脑都在快速飞转，一亿元，这意味着为了五秒钟的广告时间，每天要支付的广告费就会高达到二十八万！

“一亿元第一次！”

“一亿元第二次！”

拍卖场只剩下林依高高举牌。

就在拍卖师起锤落锤之际，一个低沉的声音打破了会场的寂静。

“一亿两千万！”一个年轻的男子站了起来，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。

其实自从他入场以来，场中的礼仪小姐都好奇地打量着他，不时还交头接耳几句：“他就是任氏集团的董事长？”

“好年轻，好帅啊。”

“难不成你想当灰姑娘，钓金龟婿？”

“我哪有这个福分！”

可不知为什么，这位年轻的任董身上却散发着一股沧桑的味道，更带着一种无可奈何。

任董身边是一个一身白裙的女孩，大大的眼睛，也不喝酒，不和任何人应酬。她就像是个仙女，为了深爱的人，才不得不踏入这灯红酒绿的俗世。

“仙女”看着任董，眼中是无尽的怜惜，而任董看着林依，眼中是比山还要高，比水还要深的痛苦。

黑道太子也看着任董，但是没人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表情。

林依没有看任董一眼，但她却看了“仙女”很久，眼神很不友好。现场有几个豪门女子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：“男人最容易被那些看上去纯洁清白的女孩子迷惑了。”

“现在的狐狸精都是清纯佳丽，跟小白羊似的。”

“那样的第三者杀伤力最大，如果真是个花枝招展、风骚妖艳的根本没啥可怕。”



终于，林依从“仙女”身上收回了目光，她咬了咬牙，旋即又加价三千万元：“一亿五千万！”

“一亿八千万！”任董是存心和她杠上了。

“两亿！”林依豁出去了。

拍卖师锤落。

林氏集团以两亿元的天价夺得了这次电视台广告标王。

林依成了今天豪门夜宴的主角，直到在镁光灯和恭维声的包围下离场，挽着她的未婚夫，还不忘亲了亲他肩膀上那条阴森森的爬行动物。

一个是银饰蓝装、风采动人的少总裁，另一个是墨镜黑装、飘逸冷酷黑道太子，今晚亚特兰中心的光彩，已完全被他们抢尽了。

他们来的时候带着人群，走的时候也带着人群，周围的脸庞上挂满了巴结的笑容。但又有谁会想到，此刻，身为林氏少总裁兼黑道太子妃的林依真的很想哭呢？

曾经，她为了那位任董放弃了家，放弃了林氏集团，放弃了荣誉和财富，但最后……好吧，任飞，既然你让我这样伤心，我也不会让你开心！当年，你那个死鬼老爸抛弃我妈妈，让她含恨自尽的账我现在也一并要向你们任氏集团讨回！

想到这，林依轻轻地抬了抬头。她知道太子并不爱她，太子的心还被他的上一个女人占据着，太子现在想娶的是一堆钞票，是林氏集团，而不是一个女人。她也不爱太子，她要的是把自己风风光光地嫁出去，越风光越好！所以，她的老公必须有钱有势，当然还得年轻帅气，不能是个糟老头，否则就无法让人觉得她嫁得风光无限。所以，身为皇后集团总裁的弟弟，堂堂黑道太子刚好符合她的要求。

太子要钱，她要风光，互不相爱，但各取所需，他们真是天作之合！

此刻，林依的父亲林易正在S城中心医院的VIP病房中吸着氧气，

他很瘦，但一点也不显老。

林易的双眼紧盯着电视，当他看到女儿以两亿的高价成为标王的时候，他的鼻子都要气歪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把操起床头的电话咆哮起来：“死丫头，你疯了！”

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，林依已经坐在亚特兰中心总统套房的床上，她平静地说：“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乐观的。此次夺标，价格比我预想中的高出一倍，但我并不后悔。

“广告是创造名牌最重要的手段，与其把钱存在银行里，不如把钱存在广告上。电视台是垄断性的强势媒体，做广告就是搭顺风车，要借央视之势，扬林氏之名。

“而央视的《新闻联播》和《天气预报》是收视人数最多、收视率最稳定的节目。此段时间的广告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，国家大事都是在此时段内公之于众，广告价格再高都物超所值。

“爸，我可以给您算一笔账，扣除广告公司的折扣，我们实际支付的广告费不过每月一千六百万元，但我们却将因此而成为央视最大的广告主。

“自古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，我们不但可以按月付款，而且可以延期支付，先做广告后付款，有拖无欠，央视将变成我们集团的贷款银行，这真是捡来的便宜！何况，我们还能争取到华视大量的赠播广告，‘标王’效应带来的无形资产增值还没计算在内。”

“通篇歪理！”林易气呼呼地挂了电话。

但林易没想到女儿的“歪理”转眼变成了真理。

华视招标招出天价，成为所有大小新闻媒介第二天的头条，是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明年经济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，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明显信号。

有关林氏集团的“利好”传言接踵而至，林氏已获得国际大财团的支持，共同开发深层市场；各地经销商趋之若鹜；各种投资也纷至沓来。

回到S城后，林依借着父亲住院的机会重磅出击，全面挤压任氏集团的生存空间。

她甚至不惜买通了各路记者，在全国各大媒体出笼了一系列抨击任氏的文章，全面质疑这个老对手的现状和前景。

林依也知道在市场营销的所有元素中，价格永远是最有效也最不可忽视的手段。要想从根本上遏制任氏的增长势头，低价竞争虽然无耻，但很受用。

林氏很快开始投资低端市场，在廉价经济适用房上大做文章，并为此孤注一掷，投入了超过八千万的广告费。

很快地，从任氏总部到全国分公司的通讯流量骤增，函电交驰，传递的都是坏消息。任董手下CEO周伟的手机都快被经销商打爆了。

林氏已断了他们的后路，不给他们半点机会。

天空下着小雨，烟雨江南，很适合伤心。

任董的名字叫做任飞。

此刻，他独自坐在英华大学的图书馆自修室里，接听周伟打来的诉苦电话。一件很久都没有洗的，尺寸过大的深蓝色风衣，一头凌乱的头发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刻苦读书的特困生。

听了一会儿，任飞叹了口气：“《财富日评》太言过其实了。”

周伟也在电话的另一头叹了口气：“我说的不是《财富日评》，而是《当代赢家》，上面也有关于我们的独家报道，很负面，现在要求取消订单的客户越来越多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又要劝我在公司尚存一息的时候，赶紧把股票卖掉？”

任飞冷笑了一声，虽然他很想提议董事会把这个不怀好意的CEO踢出集团——周伟虽然运作着任氏，但说穿了，他就是个打工的，轮得着他这么气焰嚣张？

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现在他堂堂董事长却连手下的雇员都对付不了！

“有几家经济公司已经准备组成融资财团来认购我们的股票。”周伟高调地开口了。

“你是指银行和那些保险公司？”任飞皱了皱眉头。

“没错。”周伟说。

“他们也派人参加董事会议了？”任飞又问。

“董事会成员目前还没变。”周伟很快地回了一句。

“证券公司也已经准备好了？”任飞问。

“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周伟丝毫不给他面子，直接挂了电话。

看着窗外的男生女生撑着伞并肩而行，任飞摇了摇头。她的父亲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而她却骗了他这么久，现在终于暴露了，在他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，她自然要先下手为强，先毁了任氏集团，然后再来一个“任氏集团董事长因无力偿还贷款而开枪自尽”，这可真是一个黑道白道相结合的完美故事，比起枪杀他爸爸那会儿要高明多了。

也许我死了，你都不会掉一滴眼泪，你依然会风风光光地嫁给你的黑道太子。他的确又英俊又有钱有势，不像我，背着一屁股债，爱上你等于是拉你下水，让你受苦。但女人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！任飞感到口中充满苦涩，伸出手一拳狠狠砸在窗玻璃上。

“哗！”玻璃窗碎裂一地，任飞的手上鲜血直流，但他却浑然不觉。

“喂，这位同学，你怎么可以损坏公物？”又矮又胖的图书管理员跑到了任飞面前。

任飞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，扔在了地上：“不用找了。”然后转身离去。

“任飞！”一个穿着米色裙子的女孩奔过来，正是华视招标会上的“仙女”。

“晓夕。”任飞用力地抱住她，然后又突然放了手。

晓夕看着任飞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任飞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回家，你先走好了。”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。

晓夕看着任飞的背影，忽然泪流满面。他爱的人不是她，最简单的故事，最痛苦的说法，爱和不爱之间，来来回回，她可以不计一切地付出，但这不代表她不会伤心。

任飞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直到看见“恶魔迪吧”这四个字才停了下来，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

第二章 月亮 (The Moon)

月亮 (The Moon), 18 号牌, 关键词: 不安。

突如其来“父亲”、一笔莫名其妙的遗产以及接二连三的暗杀，故事的开端就仿佛被卷入“月亮”所带来的诡异和不安中。

迪吧，任飞要了一瓶烈性白兰地，然后一杯接一杯倒进嘴里，那苦涩辛辣的味道浸入他的身体，让他心中的痛苦慢慢化解。

一个时尚的女孩子正温柔地看着他，她很漂亮，酒红色的头发高高盘起，妩媚的眼睛，性感的双唇，略有些麦色的皮肤，穿着黑色的无袖夹克，脖子上还吊着皮带！

这些都还不够——最显眼的是她眼角边、颈上、肩上，纹着的酒红色的玫瑰！

“帕里蒂丝！”任飞惊呼了一声，“怎么会是你？”是啊，每当他失落痛苦的时候，她都会给他一些帮助，她到底是什么人？

“为什么不会是我？”帕里蒂丝笑了，“我是来跟任董说一些事情的。”

关于你父亲的死，也关于恐怖组织暗黑行会。”

任飞的酒马上醒了一半，他警觉地看着她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绝对不是个什么夜总会小姐！”

帕里蒂丝平静地说道：“我当然不是小姐。无论如何，根据目前的情报来看，林依一家都不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，具体我以后跟你解释。总之凶手另有其人，而且，根据我们的线索，他在西部，因为他和西部的分裂组织‘黑汗’有关。”

任飞怔了一怔：“‘黑汗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帕里蒂丝缓缓介绍：“黑汗本来是指唐代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及河中地区东部的喀喇汗王朝，信奉伊斯兰教，并不断向东方发动圣战。现在这个名称被一些自称是其后裔的恐怖分子借用了。”

任飞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：“刚才……你说林依是无辜的？”

帕里蒂丝点点头。

怎么又变成了这样？任飞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。

这个时候，任飞的手机响了，接起来一听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，那声音冷笑着说：“任董您好，现在，你的女朋友赵晓夕在我们手里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们想和你谈一笔生意，在‘鬼穴’见如何？还有，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！”

他说完，电话里就传出了晓夕哭喊的声音：“任飞，不要听他们的，不要管我……”随即，电话被挂断了。

任飞看着帕里蒂丝，他不知道该不该把一切都告诉她。

“什么事？”帕里蒂丝善意地问道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任飞转身狂奔，他现在心里很乱。

冲出迪吧，任飞独自走在雨中，他想到了两年前，他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天空，也正下着雨。其实他知道，两年了，他依然是个

局外人，一个徘徊在人群外，顶着任董头衔的西部野小子。

朦胧中，他仿佛听到了晓夕的声音，像一把温柔的刀，轻轻划过他的灵魂。一种痛从身体里最深暗地方往上涌，一寸一寸。这种痛如生死相缠的恋人或魔鬼，至死方休！

是的，他对不起晓夕，虽然她已经成为了他的女朋友，但他知道，在帕里蒂丝告诉他“林依是无辜的”那一刻他有多兴奋——在完全不知道帕里蒂丝的话有多少真实性的情况下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。如果一切都是他误解了林依，那以后……他要不要把林依追回来？他爱林依，很爱很爱，现在依然如此，但晓夕怎么办？

伸手，接住点点的雨丝，任飞很迷茫。

这两年来各种早已经如烟而逝的经历，突然又像雪花片一样地汇聚起来，塞满了他的脑袋。

晓夕说：“当塔牌出现时，你要懂得如何好好反省自己。”

于是，任飞就这么伫立雨中，回忆起这两年来的一切……

两年前，他还是个不知道爸爸是谁的野孩子，正就读于西部边境克里木学院。他是计算机专业的大三学生，喜欢迟到，不爱干净，整天一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朝没酒喝凉水”的德性。

某一天，辅导员告诉他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带着一张遗嘱前来找他！

在办公室里和这个西装男会面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，他不但有了爸爸，还成了任氏建筑集团的董事长！

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西装男一本正经地对他说：“我带了一份你父亲的遗嘱抄本过来，你是他的遗产继承人。从今天起，整个任氏建筑集团的绝大部分股权都交到你的手里。”并出示了他的各种证件以及遗嘱抄本。

父亲？遗产？任氏建筑集团的股权？

听完这，任飞感到脑子里仿佛注了猪油一般混沌。这种事情完全超出了他最疯狂的想象力！

西装男有礼貌地向任飞伸出了手来：“我是你父亲的律师张克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

无视任飞因惊愕而僵硬的手，张克继续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是任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股票卖掉。星期五在 S 城召开董事会议，你有责任出席。明天，我们就乘公司的专机出发。”

“那我的学业怎么办？”听到要离开克里木学院，任飞终于回过神来。

“转学入英华大学的手续我帮你办好了，也就是说，你将在 S 城开始你的新生活。”张克微微一笑。

这个死男人的笑容还真迷人，任飞虽然没有性取向上的问题，但也忍不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他愣了几分钟后，摸着下巴问道：“我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在你启程前，你也可以赶回家去和令堂告别。”张克神采飞扬地说。

“启程？你是说真的，真的要走？”任飞脱口而出，“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启程？”

“我重复一下，明天，是明天！”张克漫不经心地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。

“你跟我一起回家去问我妈妈。”任飞二话不说拉起张克就往家赶。

克里木学院离任飞家并不远。

那是一间黑漆漆的、光怪陆离的公寓，挂满了诸如吸血鬼、女巫之类的图画。

当任飞带着张克走上阳台的时候，他的母亲——一个身材永远苗条

的女艺术家正在仔仔细细地创作一幅画。画面上有一个充满了魅惑的新月，血红色的，周围是白色的羽毛，纯洁得让人恐惧。

“飞飞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西部的月亮特别美丽？”任母静妃转过脸来，面容妩媚，让人不由想到了一种叫猫的生物。

“不觉得。”任飞皱了皱眉，指着身后的张克问母亲是不是认识这个堪称“送钱天使”的大美男。

静妃平静地点点头：“我上午就见过他了，没有错。飞飞你不信的话可以看他的证件，他的确是你父亲的律师。”

“我看过了。”任飞苦笑了一下，“但你不是说我爸爸在我出生以前就死了？”

静妃走到任飞身边，把一双纤纤素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：“那是我骗你的！”

这时候，任飞突然感到耳边传来了一阵类似 The Alash 专辑《From Here To Eternity》之类的杂乱无章的朋克音乐……

太混乱了，世界疯了！

那一夜任飞无法入眠，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总之我有了很多很多的钱。但我该怎么过以后的日子？难道真的是每天都数钱数到手抽筋，泡妞泡到人乏精？

想到这他跳起来，走进厨房，一下子吃下三个汉堡，然后又把它们全部都吐出来。末了，他再用妈妈精致的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雷奥维尔红酒，一饮而尽。

借着酒精的刺激，他的脑袋终于昏昏沉沉，就这么将就着在床上躺了一晚。

次日，一如既往，任飞揉着惺忪的睡眼起床，穿衣服，刷牙。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齐耳的乱发，棱角分明的脸，很久都没有洗的、尺寸